

寻找北大营

王立春

2003年,我家搬到了沈阳市大东区柳条湖附近,和“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只一路相隔。

从南窗探出头去,能望见那翻开的巨大残历碑;北窗望见的,是一枚直插进地面的巨型弹头。隐约能看到那段当年被日寇炸毁的铁路,那断了半截的铁轨。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参观,出来时神情肃穆,个个都握紧了拳头,尤其是那一队队胸前戴着红领巾的孩子。

可是,北大营呢?它在哪里?作为九一八事变的开端,作为打响了抗战第一枪的前沿阵地,它在哪里?

据记载,北大营应该在距“九·一八”历史博物馆200米左右的地方。当时它由四面土墙包围,东西南北有4个卡子门。1907年由东北总督徐世昌建造,后来,东北军精锐部队一个旅在这里驻扎。

当知道离新家不远就是当年北大营旧址时,我赶紧骑自行车,开始在北面一公里左右的地方寻找。再也找不到那些高大的土围墙了,据说早已被拆掉。放眼望去,到处是新的和旧的楼房,哪里还有北大营的影子?在北大营东街一个喧嚣的集市边上,我找到一段高大结实的方砖围墙,沿着围墙走过去,是部队的大门,有战士守着,看不到里面。因为找不到确证,我便带着万千疑虑折回了。

2004年,我成为区政协委员,分在文史组。我把这块心病说出来,谁都不清楚具体位置的委员们让我先找到北大营旧址,并把修复旧址的提案写出来。

又一次来到北大营东街,拐进北大营东路,找到了柳林街,一个叫三洋电器的工厂出现在眼前,向厂里人寻问,几个人指着一排高大的旧房子说,那里就是原来北大营的马房。走进去,房子四周已没有门窗了,房顶也四处漏风,想着那些兵营里的士兵曾在这里养马,就觉得这个房子充满了生气。我把看到的“马厩”写进提案交了上去,从此开始了等待。

我有时开车在南卡子门路的路标处停留,想那军营院南侧的一堵大墙,现在

只剩了这么一个符号,心里感到莫名的沉重和悲哀。北大营就这样没了?连同那段血染的历史就真的被岁月埋葬了吗?

2012年冬,任三届区政协委员即将期满,我为最后一次提案又一次来到老地方,找到柳林街2号时,我看到在一座青砖房的东房山上挂了一个牌子:沈阳市不可移动文物,北大营营房旧址,2012年9月公布,沈阳市文物局立。

正巧遇到了沈阳文史馆的一位老师也来调研,我们一起感慨:这个事终于提上日程了。

那么这座青砖房该是当年的一座营房了?门锁着,进不去。我沿着约有100米的营房前的小路走进去,凹凸不平,到处是荒草,但却能看得清房子的模样。

青砖为墙,黑色的铁皮瓦为盖,是典型的老沈阳硬山房式建筑。窗框是木头的,多数已斑驳脱落,多少年风雨侵蚀,已看不出真正的颜色。除了几扇镶有玻璃,几扇用类似桦树皮样的翻边的薄板子遮挡,其余的都只剩松垮歪斜的窗框。从窗口望进去,屋子里空空荡荡,略显白色的墙壁上浸满了水印,像一抹随意的墨迹。风从四面八方的漏洞涌进屋里,悄无声息。

前面一趟红砖房,显然是后盖的,相比之下,青砖房确实有庄严感,我内心的激动无以言表。

冬日的小雪粒在脚下发出细小的声响,我抬头望向房子的尽头,几棵

老柳树在那边孤零零地站着。忽然想,这是柳林街,很早以前,这里应该到处是柳树才得此地名的吧。这些老柳树,树干那么黑那么粗,或许有100岁了吧?那么,它们是不是和这趟营房一样,是九一八之夜的见证者呢?我走过去,端详一棵柳树,为了绿化,这棵树的上半部已被砍去,树干上的柳枝细长而细密,一阵风吹过,轻轻晃动。主干上有许多疤痕,都已经又干又皱了。我抚摸着它,向它询问我心中积了十几年的问题,老柳树兀自站着,寂然无声。我慢慢离开营房,往回走,再次回过回头去时,营房青着脸,老柳树凛着身,那些结了很多的疤,像眼睛一样,望向我……

是的,当年,它们什么都看到了。

时间到了2015年,我搬了家,身后再也没有北大营了。少了些日夜的忧心,少了些魂牵梦绕。但复原北大营旧址的想法,一直挥之不去。我多么希望它能再现,成为与“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遥相呼应的一处遗址,成为这座城市、这个国家结下的一块永远露在外面的伤疤。那些隐在深处的疼痛,应该让后人看到。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

我的愿望实现了。

2014年,北大营柳林街2号那块旧址挂牌,改成了辽宁省文物保护单位。

2019年,这里变成了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2021年,在九一八事变90周年前夕,动工一年多的北大营旧址修复完成。从营房大门进去,是三排营房,那排我看到的青砖房赫然入列,另一趟房,却辨不出是不是当年的那个“马厩”。一座现代的纪念馆修建完成,既有旧房旧物,也有声光电结合的综合展示,让人看得心潮涌动,铭心刻骨。

站在北大营旧址院子里,我仍然想起十几年前最初找寻它时的光景,那些无数茫然的寻找。

知道的是,许多专家教授为恢复这个旧址不知奔走了多少年;不知道的是,我是否也像这些专家一样,为这个遗址做了点什么。或许没起什么作用,那也不要紧,做了,心就安了。

南边不远处是一环路连着的柳条湖立交桥,北边是二环高架路,西面是南北快速干道。如果老北大营从岁月中浮出来,它的四边围墙,南卡子门、北卡子门、东卡子门、西卡子门,该是被这些通向四面八方的路和桥包围的。这昔日的伤痕累累,被今天的和平盛世围起来了。

那交错立交桥和高速路,横一条竖一条,左一条右一条,像裹缠着它的绷带。它伤着的样子,永远在。

它的疼,永远在。

沈阳现代名胜例咏

王向峰

仰观中山广场群雕

中山广场塑群雕,主席手挥前路昭,建设人民新中国,紧依群众首先条。跳出历史周期率,立党为公自信牢。防止和平演变事,警钟有待响常敲。

周恩来少年就读的东关模范学校

初心共仰志奇高,崛起中华作目标。邃密群科思济世,建功新国展雄韬。鞠躬尽瘁甘为辅,物与民胞众口昭。立德无疆余泽远,周公碑耸在青霄!

九一八残历碑

倭寇阴谋占沈阳,百般借口掩疯狂。择天九月秋风夜,攻陷北东两驻防。即在全城烧杀抢,遍施残暴似豺狼。国仇家恨残碑立,百代铭刻励自强。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

星火燎原遍地燃,八方云涌辟新天。满洲省委应时建,东北人民得领先。首创抗联驱寇虎,倡扬义勇保家园。十年奋斗高功显,战取光明史颂传。

东北解放纪念碑

锦州战役力攻坚,蒋氏王朝垮半天。国共论兵人数比,我军已是后居先。歌功铭记高碑立,耸入云霄震大千。劲旅挥师关内进,伺机大举扫江南。

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庄严肃穆起陵园,耸立丰碑势举天。烽火边疆惊震国,英雄儿女抗凶顽。牺牲性命无畏惧,视死如归有志担。苦战三年功德立,英雄忠骨共时还。

辽宁省博物馆

新馆呈形式不凡,古风今韵体悠然。博藏系贯中华史,独据珍奇品列先。策展专题符众意,多方结队喜来参。劲推文物舒身起,广结人民大赏缘。

辽宁省图书馆

辽图名盛久萦心,立馆年高令仰尊。善本收藏十几万,宋元典籍版皆具。开通广向读书路,送去迎来为塑魂。学海泛舟不倦客,都能相与结知音。

隐藏

(外一首)

薛雪

小雪
是冬天派出的尖兵
插进秋天的冷雨
令它们缴械投降
一同把守冬天的路口

更大的冰雪在远处集结
预谋袭击山川 河流 原野

草木敛息了脉搏
把生命缩进厚厚的泥土里
鸟儿收拢了翅膀
躲进了温暖的巢穴
在乡下
孩子们已经做好了冰车
削好了冰条
穿上了棉衣

城市的上空飘起雪花
在摩挲头发的时候
一些黑发正在变白
远处
一场大雪席卷而来

群山里藏着千万匹白马

风用尽了最后的力气
向枯黄的田野告别
临行前摇落了一地
树的鳞片

所有的盛装都褪尽了锦绣
湮没在扑面而来的风雪里

一个人从容走来
身后是金黄
身前是雪白
他这样走了很多年
创伤和光环落了一地
在坚硬的冰雪里叮当作响
远处的群山里藏着
千万匹白马
蓄势待发

岁月之美

齐世明

最早听闻“包浆”,是在20年前游浙江绍兴时。造访鲁迅故乡,不能不乘那著名的“乌篷船”。上得船来,抚摸把手,凹凸起伏,虽油漆斑驳,仍显黑亮的色泽,令笔者目光凝聚。船夫笑着说:这叫“黑漆古”,也就是一种包浆。

何谓包浆?是以器物为载体的岁月留痕,其实就是一种光泽,是古玩的“年轮”。无论是出土物品,还是传世器物,都会受到水土侵蚀、大气腐蚀和人为把玩,结果就会在表面形成一层油亮的棕黑色或铜绿色,奇妙地突出器物的主体部分,这种朦胧感正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使其更添魅力,尤显韵味,似油画的暗部起着烘托托月的作用。

既然是承托岁月,年代愈久的东西,则包浆愈厚。那么,同样经过岁月磨砺,大至人文、小至人生,是不是同样有包浆存焉?

譬如对某些恒常价值观的奉守与坚持。譬如老派人士的气质,眉眼间的雅致、言语的恬静、步履的从容。包浆是成熟之美、韵味之美,但不是油腻。油腻是一种折磨人的庸俗感。无论青年还是中年,沾上油腻就很难甩掉。

包浆更显质感,但不是世故与老旧,尽管包浆深蕴岁月之磨砺,时代之沧桑。花有千种,人有万样。包浆自非一样一式。

稍有闲,有人便盘弄把玩,用手细致地摩挲,用体温打磨,殊不知,时间和俗世也在盘人。

当皱纹不经意地出现,当风霜渐侵鬓发,谁能超凡脱俗地笑对?更多的恐怕是到处搜索适合的焗油膏和除皱霜,或在衣饰上下功夫,一句话:弹精竭虑地修饰掩饰。

更要命的是,当俗世的“魔爪”不懈地盘你,渐渐地,你的思考的能力丧失了,你眺望的姿势僵直了,你感受的本能锈蚀了!面对生活的风吹雨淋、磨砺揉搓,面对名利索、复杂纠葛,你能打磨出思想的包浆、人生的包浆,坦然笑对吗?

由此,“守脑如玉”4个字在我心谷惊响!其实,中国人对于柔润包浆的追求,应该源于悠久而绵长的玉文化——所谓“温润如玉”,正是包浆的最高境界,而“守脑如玉”,由守身如玉借来。守身如玉,出于《孟子》,指为保持节操,像玉一样洁白无瑕。那么“守脑如玉”,可理解为保持信念、持守道德,使你的初心像玉石一般纯洁、坚定,让你的头脑不为物欲所迷,不被浊流所染。

此际,包浆之美,正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岁月之美。

微小说

豆腐西施

孙琳

早上,天刚放亮,菱花就推着豆腐车来到市场,看见想买她豆腐的人已经等在那里,赶紧麻利地将车子顺街放好,再掀去豆腐盒子盖板,露出白嫩的豆腐,按着盖板压出的方块,举刀裁出小方块,不用吆喝,就可以售卖了。

这是一天最忙的时候,但菱花忙而不乱,有条不紊地裁豆腐块、铲起豆腐、放进塑料袋,递给买豆腐的人同时接过递过来的钱,扔到钱匣子里。几秒的工夫,就卖掉了一块豆腐,她好看的脸上,已经出现了细密的汗珠,但她没时间擦,嘴里念叨:下一位。

二娘手里拎着豆腐,看着菱花,情不自禁地夸赞:瞧这闺女,细皮嫩肉的,天上的仙女也没咱菱花好看。豆腐做的也是白嫩细腻、味香可口。

三爷说,这是真正的卤水点豆腐,营养丰富,不像有的豆腐硬邦邦的,关键是没有营养。

菱花微笑着说,做生意,不能糊弄人。

货真价实才好卖。二娘看了眼手里的豆腐,由衷地说。

大柱上前,把钱扔进钱匣子里,大大咧咧地说,豆腐西施,给我来两块豆腐。

哎!请稍等。菱花麻利地裁豆腐、铲豆腐,装进塑料袋,递给大柱。

二娘眼睛一亮,这孩子,真会说话。豆腐西施,这名字好,以后,我也叫你豆腐西施了。

三爷笑着张开没有门牙的嘴,扭头看了看不远处其他冷冷清清的豆腐摊子,说,这名叫正言顺。其实,应该叫她豆腐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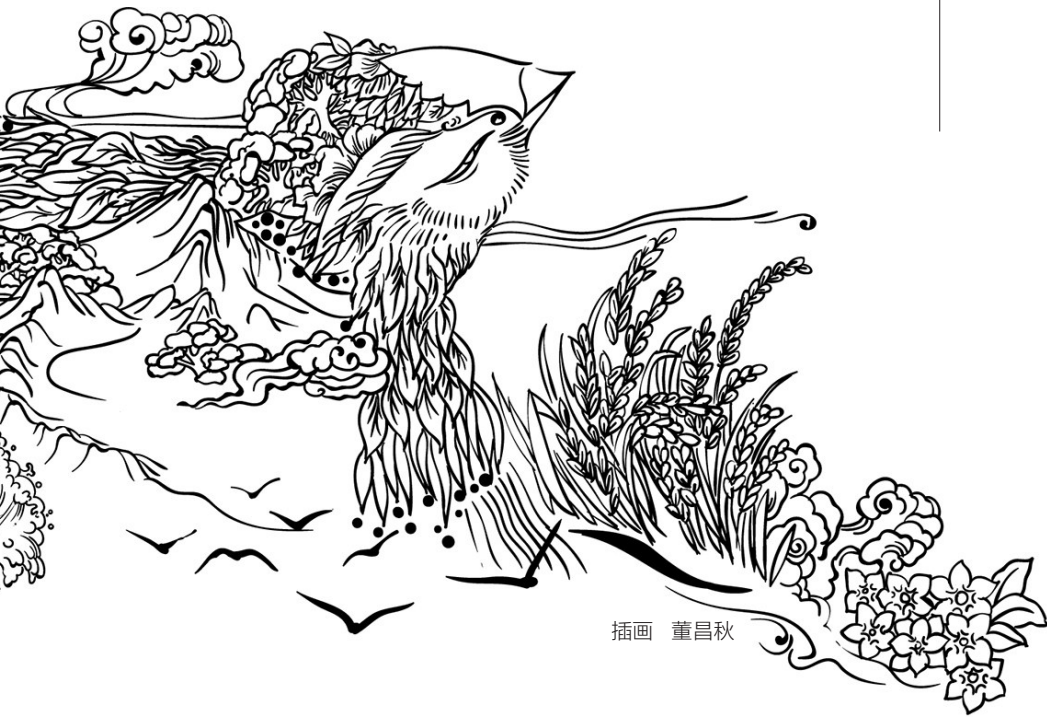
菱花手上的动作不停,边铲豆腐边说,别,大家还是叫我菱花吧。不是乡亲们照顾我的生意,我也不会卖得这么快。

不远处的另外几个豆腐摊子,孤零零地杵在那儿,不见买豆腐的人影。卖豆腐的几个人凑在一起,就有难听的话飞出来。

娟儿她娘斜着眼睛看了眼生意红火的菱花,愤愤地说,仗着有几分姿色,瞧她得意的,这偌大的市场都搁不下她了。别整没用的,我们还是想想怎么赶走她吧,这一天的,都得等她卖完了豆腐,才能有人买咱们的,这样下去怎么行啊?豆腐张了一眼菱花摊位前的人说。

娟儿她娘上来一股狠劲儿,说,对!有她就没咱们!

第二天早上,菱花推着豆腐车来的时候,照样已经有乡亲等着她了。见她来了,呼啦一下围上去,帮她支好摊子搬豆腐盒,在大家的帮助下,菱花开始卖豆腐



插画 董昌秋

的心揪成了一团。原来,娟儿她娘没了卖豆腐的营生,家里陷入困境,车祸受伤的娟儿她爹,因没钱吃药,闹着要自杀。

第二天卖完豆腐,菱花去了市场管理所,说了娟儿家的情况并要求给娟儿她娘留个摊位。市场管理所找来娟儿她娘和豆腐张,教育了一番,并让他们继续在市场卖豆腐。娟儿她娘低眉顺眼地站在豆腐摊前,小声地吆喝着,可是豆腐还是不好卖。

菱花看在眼里,就和二娘、三爷商量,咱们开个会,大家研究一下做好豆腐的道理。会是在胡同口的大槐树下开的。三爷怕有人起刺儿,找了市场管理所的人参加。

会议一开始,娟儿她娘就问菱花,为啥你的豆腐那么好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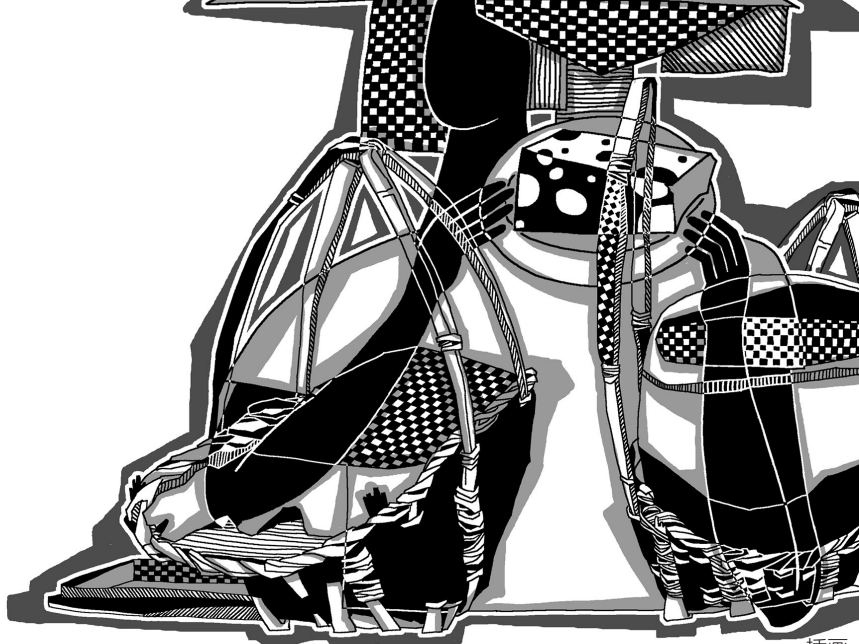
豆腐张撇了撇嘴说,我说娟儿她娘,你真是得寸进尺啊,菱花怎么可能告诉你?

市场管理所的人听了,郑重地告诉豆腐张和娟儿她娘,你们能重回市场,是菱花给你们讲的情,今天开这个会,也是菱花组织的,目的就是把她做豆腐的经验告诉你们。

娟儿她娘和豆腐张一听,眼睛瞪得溜圆,嘴巴张得老大,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这天,她很快卖掉豆腐,惦记着躺在床上

的丈夫,忙不迭地回到家里。刚烧了锅热水,突然听到窗外传来女人凄厉的哭声。菱花赶忙出门,不看不要紧,一看,菱花



插画 胡文光